

知识付费背景下推进网络思政教育的现实挑战、 逻辑理路及其实践路径

郭 根, 吴 杨

(上海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093)

摘要: 互联网时代, 知识付费正在成为知识生产、传播和价值实现的客观事实和文化景观。知识遭遇付费浪潮所衍生的权威象征的知识限度、智能化的技术限度、资本主导的市场限度以及寻求确定性的社会限度已然成为推进网络思政教育的现实挑战。化解知识付费的逻辑幻象, 推进网络思政教育的现实展开, 需要从知识付费走向知识共享, 并在实践中实现涉身性知识社会化, 社会性知识真理化, 真理性知识价值化, 需要及时占领意识形态主阵地, 破除知识共享藩篱, 建设资源共享平台, 整体推进网络思政教育从知识共享走向价值共生。

关键词: 知识付费; 网络思政; 现实挑战; 逻辑理路; 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 D 6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23)04-0423-07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21213613

Realistic Challenge, Logical Reasoning and Practical Path of Promoting Online Value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Pay-for-Knowledge

GUO Gen, WU Yang

(School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In the Internet era, pay-for-knowledge is becoming a fait accompli and cultural landscape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dissemination and value realization. "Knowledge" encounters the knowledge limit of the authority symbol derived from the wave of "payment", the technical limi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market limit dominated by capital and the social limit of seeking certainty, which pose the realistic challenges for online value education. In order to break the logical illusion of pay-for-knowledge and promote online value edu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move from pay-for-knowledge to sharing knowledge, realizing socialization of related knowledge, the truth of social knowledge and the value of truth knowledge in practice, establishing the main value education platform in time, breaking down the barriers against knowledge sharing, and building a resource sharing platform. Thus online value education should shift from knowledge sharing to value co-existence.

收稿日期: 2022-12-13

基金项目: 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一般项目(21VSS082)

作者简介: 郭 根, 男, 副教授。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E-mail: guogen@usst.edu.cn

Keywords: pay-for-knowledge; Internet value education; realistic challenges; logical reasoning; path of practice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担负着立德树人,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要责任。作为思政课的育人资源和价值载体的知识在网络上生产、传播、共享,既便利了网络思政教育的开展,也带来了可能的隐患。在遭遇网络时代的付费浪潮背景下,知识能否真正成为思政教育的共享资源?互联网技术加持下的“知识共享”能否成为“价值共生”的真正源泉?展开的知识付费背景下网络思政教育面临的现实挑战和实践进路已然成为推进思政教育从知识共生步入价值共享的重要论题。

一、直面知识付费:推进网络思政教育的现实挑战

随着智能时代的到来,一股音视频阅读、收听、观看的现象在以“喜马拉雅FM”“知乎”“B站”等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悄然兴起,并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部分思政课教师也参与其中,甚至成为“网红”。一方面,“用户通过向各个知识付费平台,以购买的形式,获取自己所需要的知识、得到相关问题答案的行为”^[1]逐渐普及,为知识付费正成为人们的日常学习生活方式之一。知识付费自古就有,并非现代社会独有。我国古代的私塾、书院,以及欧洲近代大学都是知识付费的传统形式。智能时代这种通过网络方式获取知识的信息付费行为正在成为知识生产、传播和价值实现的重要方式抑或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

另一方面,网络空间是网民活动的重要阵地,网络中复杂的文化生态对大学生网民的影响巨大,网络空间应当成为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场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为了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而利用网络有意识、有计划、有步骤地影响和改变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教育活动”^{[2]83}。而且,推动互联网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成为一个需要廓清的论题,既在于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的极端重要性,更在于在网络平行视界中知识生产、消费、传播以及共享方式正在成为重构文化形态、重整社会秩序、重塑青年人生活方式的事实,也必将深刻影响未来社会知识的生产、传播以及价值流动、传导的方式和效果。因此,面对数字技术加持下的知识付费浪潮,实施思政教育供给侧改革不仅意味着思

政教育需要从知识共享走向价值共生,也向我们提出了网络思政教育所需要面临的现实挑战。

(一) 知识限度

权威在人类社会文明进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尽管自启蒙运动以降,神权祛魅、王权消退,权威在人类生活的诸多领域中日趋衰退已是不争的事实。阿伦特甚至断言:“权威已经从我们的现代生活世界中消失了。”^{[3]91}然而,在神权隐身、王权消退的不确定世界中,人们对自由的渴求与热爱以及对于确定性的寻求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迫切。于是,自恃可以通过掌握知识、把控自我的芸芸众生,在敬畏与期待中又重新祭起知识的权威并使其成为知识社会的文化传统,此为其一。其二,知识信度和效用是数字时代知识付费背后的必然隐喻,而专业领域的专业性知识、专家学者所构筑的权威系统让这一可能成为现实。同时,知识付费的主体性身份和自主性权力一方面对于“对专家系统保持足够的警惕”的提醒依然可以我行我素,另一方面在知识获取途径和知识效用上的表现为强烈的自主选择和自我体验特征。知识付费带来的基于效用考量的个体化选择偏好与思政教育所欲求的专业化、权威性价值资源之间的矛盾张力,既对网络思政教育提出了挑战,又带来了创新的可能。知识付费背景下,基于专业、专家所构筑的权威象征成为智能时代开展网络思政教育,实现思政教育资源共享的专业性限度。

化解网络思政教育展开与个体选择偏好二者之间的矛盾,以应对知识付费下专业化、权威性要求,势必需要加强专业化建设,坚持内容为王,以强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支撑专业化思政教育。思政课是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是铸魂育人的主渠道。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现场观摩了思政课教学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并要求思政课教师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思政课要讲好道理,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注重结合实践解答学生的问题。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感召学生、引导学生,突显思政教育的专业属性和专业特点;增强思政课的亲和力、针对性,要以学

生易于接受、乐于接受的形式呈现真理性认识,并在这一自主选择、自我确证的过程中完成价值认同,实现价值提升。

(二) 技术限度

知识付费似乎并非智能化时代的专利,以纸质书籍、报纸、杂志等为媒介的传统文字出版业的兴盛早已开启了知识付费的滥觞,只是到了自媒体时代才启动了知识付费的快捷键。知识付费行为与技术迭代升级彼此强化,学习选择立体多元与思政教育守成专一同时共存,一起成为网络思政教育需要面对的课题。换言之,智能化时代的知识凭借数字技术、移动互联通信技术以及其他传统传媒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摆脱知识概念作为符号“能指”与其“所指”的物理关联,从而使知识流动,即知识的存储、传输、分配以及共享得以实现,而由此带来的“技术陷阱”却对网络思政教育的开展带来了挑战。

第一,智能化时代的知识付费意味着一种技术营造理念的生成与实现。即构建线上网络活动与线下日常生活相互融合、彼此勾连的技术生态并在“知识付费”的显性情景中从幕后步入前台。在数字思政的语境下,“技术理念并不单纯指利用技术开展教育活动,更重要的是将技术视为网络思政的一种存在和运动的状态”^[4]。此时,思政教育本身所指涉的技术伦理考量、网络生态治理等就成为需要回应的课题。第二,智能化时代的知识付费意味着一种技术工具和技术方法的存在与可及。因为知识付费不仅仅为知识付费,也是为承载知识的平台买单,这包含对于技术工具的认知、习得和使用。基于大数据、云计算的受众信息采集、分析整合和数据输出,基于思政教育资源的挖掘开发、设计制作和综合运用,基于数字媒体技术的学习、获取和操作等都对思政教育活动开展和思政教育资源共享提出了要求。第三,智能化时代的知识付费意味着一种对传统知识的守成以及对知识购买的价值忧思。对知识价值的珍视与对知识付费这一冒险行动的担忧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方面知识的价值正是知识得以购买的内在尺度,另一方面知识付费所引发的对知识的价值忧思又无形中强化了对知识背后价值的挖掘。而且,互联网时代的思政教育可能置身于浸染各种权力和利益纠葛的知识网络之中,因为赋予知识的价值“使知识获得某种特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得以主张具有免于外部干涉的正当理由,无论这

种干涉来自政治权力、市场需求或者大众意见”^[5]。在知识付费的浪潮中,受众个体知识的自主性选择与网络平台价值的强势输出同时并存,占有知识不代表能够传递价值,传导价值不等同于接纳认同。网络思政教育需要为人民立言、为国家立信、为民族立威,争取知识价值的话语权威,争夺意识形态的主动权,而智能化时代技术的进步无疑塑造并加剧了这一进程,并成为推进思政教育需要面对的挑战。

(三) 市场限度

互联网技术和数字新媒体改变了知识生产方式和文化存在形态,大批新的文化类型、文化观念和文化实践也由此发生了深刻变革。文字数码化、书籍图像化、阅读网络化也催生了数字时代知识生产商品化、知识商品货币化、知识货币市场化的新特点,知识付费便是这一深刻变革的新现象、新趋势。知识生产的文化逻辑被市场的商品逻辑所置换,知识成果的价值逻辑被市场运行的货币逻辑所取代,知识因货币而生产,因付费而具有价值。“知识市场不只提供了一种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同时还建立了一种评判知识产品优劣的标准,这是一种不同于传统教育的另类标准。”^[5]资本主导的“潘多拉盒子”一经打开,知识作为一种商品在知识市场里售卖,知识内在价值以交换价值的形式存在,并在网络付费售卖的过程中被抽离,在营销手段深度介入、个体偏好和群体非理性深刻影响的虚拟空间里逐渐远离自身所蕴含的真理性价值。在资本主导的消费世界里,知识生产被市场需求塑造,知识价值被资本逻辑所建构。知识付费背景下的价值风险和思想政治教育面临三大确认危机,引起广泛关注。

第一,德育真善观的主体性确认危机。“德育的第一个前提性承诺,就是德育主体真善理念的自我性确认,也就是说,德育主体应当确认‘真理在手、至善在握、利国利民’。”^{[6]248}然而,知识必须付费,价值势必买卖,资本必然首当其冲。资本逻辑主导的网络世界,真理价值隐身,物质利益高扬,实用主义、工具理性招摇过市,“心灵鸡汤”大行其道。如何在追逐利益、追求感官刺激的知识时代守住真理?如何在追求奢华、过度包装,形式大于内容的网络空间确认价值是网络思政教育需要面对的时代课题。第二,德育需求的客体性确认危机。德育实践中存在一个德育的前提性承诺——

“德育客体需求的对象性确认,即德育主体应当自觉地确立客体对象德行修养需求的明晰理念”^{[6]254}。与之相对,德育主体供给价值的对象性确认要求德

育主体必须进入德育客体视野并成为德育实现的前置性条件。德育客体在接受德育之前也必然存在对于德育主体供给价值的主观确证,从而确定是否成为德育的现实客体。然而,在知识付费背景下,“是否付费”可能成为大学生网民考量的主要因素之一,并优先于其他选项。于是,德育主客体之间建立在价值承诺基础上的一致和冲突的永久张力在互联网时代“知识付费”的背景下将更加凸显。第三,德育价值的社会性确认危机。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功效的评判是德育得以成立和发展的实在根据。任何德育都有鲜明的时代价值指向,这既源于德育主体的自我确认,也源于德育对象的主观评判。而从深层意义上看,德育价值必须接受社会的评判和检验。

“‘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他们在‘更新他们所创造的财富世界’的同时,‘同样地也更新他们自身’。”^{[7]204}可见,网络思政教育价值传导的社会性确认只有在人的全部实践活动中,才能科学地反映互联网时代的社会关系结构与社会运行规律,促进人的自我完善和全面发展。

进入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8],坚持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培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然而,置身于网络社会场域中的思政教育一方面在资本逻辑裹挟的知识价值评价标准中极易唯“金”是举,沾染铜臭气,极易以“洋”为尊,为他人做嫁衣。另一方面在“付费”门槛面前,思政教育所凭借的网络资源也必然需要在网民的“精挑细选”中确认身份、获取认同,进而实现价值目标。尽管如此,我们并非无能为力,也许介入才是最好的坚守。“只有当知识事业以更有效的方式介入市场,才有可能将知识场域的自主原则渗透扩展到市场内部,建立‘销售业绩’之外的信誉和评价标准,从而建立一个制约盈利垄断一切的多样化的良性市场。”^[5]

(四) 社会限度

在知识付费市场里,实用主义知识、经验主义知识以及(伪)权威主义知识将获得推崇并成为知识大民主、知识大解放浪潮中的宠儿。究其缘由,根源在于付费主体的自主选择 and 群体偏好。如前所述,知识真理性价值为知识商品的交换价值所遮蔽。付费行为一方面表征了知识市场化过程中交易双方“你情我愿”后相互建构、彼此成就的既定事实。

另一方面也透露出互联网时代的社会浮躁和知识焦虑,有学者称之为“匮乏性焦虑”和“珍视性焦虑”^[9]。匮乏性焦虑虽然对未来充满恐惧和不安,却拒斥逻辑演绎和学理阐释,仅仅渴求在短时间内获得足以应对未知挑战的“绝对性”知识能力。因此,实用主义、经验主义的所谓知识“干货”登堂入室便不足为奇。珍视性焦虑实际上是渴求永远拥有自身珍视的价值而不受威胁。在变动不居的知识世界里,强烈需要获取“确定性”对象却不知道该如何珍惜什么,迫切需要充实没有着落的内心却搞不清该填补点什么。所以,知识付费满足了对“确定性”的诉求,实现了对“绝对性”的占有,缓解了焦虑,维护了心灵虚幻的宁静。这与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买书而不读书”、“下载而不浏览、收藏而不阅读”如出一辙。

全面推进互联网时代的思政教育,理应通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诉之于网,在绝对的运动与相对的静止中认识世界,在世界的无限性与认识的有限性中改造世界,而知识付费背景下对于“确定性、绝对性”知识的渴求则对网络思政教育提出了要求。把高校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效果是思政教育的题中之义。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时强调:“要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要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回应学生,以彻底的思想理论说服学生,用真理的强大力量引导学生。”^[8]然而,数字技术强势介入的互联网世界里,对“确定性、绝对性”的期待、珍视,让学生拒斥“学理分析”、拒绝“理论说服”,更对“强大的真理力量”无感。这与学理是否透彻、理论是否彻底以及真理是否强大本身无关。互联网时代的知识付费使这种在现实思政教育中的现象进入自主选择的网络空间里更加突出,也更为迫切。

二、破除知识幻象:推进网络思政教育的逻辑理路

如前所述,智能时代的知识生产方式、付费行为让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面临诸多挑战,有效利用互联网平台开展思政教育也存在若干需要跨越的数字鸿沟。然而,无论如何,知识是价值的载体,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坚持知识传授和价值引导相统一,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之中。推进网络时代的思

政教育应该接纳而非拒斥,介入而非远离,亲近而非反对,变革而非固守,破解知识垄断、知识表演、知识悬置幻象,为在实践中实现从知识付费走向知识共享提供理论支撑。

(一) 推动涉身性知识社会化,防止知识垄断幻象

所谓“涉身性知识”,主要是从知识的占有状况而言的,一般指“私人性知识”或“个体化知识”。“就人类知识的私人性和社会性而言,那些暂时停留在人脑中尚未实现物化的知识或者没有走出自身在体的知识为‘私人知识。’”^[10]一方面,涉身性知识部分源于无法言说的个体体验、感受经验等,需要借助特殊的情境共鸣才能与公众分享,成为社会性知识。另一方面,需要警惕因制度属性所限而不能转化为社会性知识的涉身性知识。知识天生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共享性与非排他性是它的典型特征。新知识的生长、创新源于既有知识的使用与积累,知识在社会上使用、分享得越多,知识的价值就越大。一句话,“知识是非典型的典型公共品”^[11]。

然而,在资本主导的私有制社会,资本占有者通过对劳动的雇佣、支配,进而无偿占有劳动产品,实际上也就占有了劳动者的知识。资本在榨取剩余价值的历史过程中交织着资本与劳动对知识占有和争夺的长期斗争。而且,“资本只有通过使用机器(部分也通过化学过程)才能占有这种(不费资本分文的)科学力量。”^{[12]287}机器大工业取代工场手工业,资本实现了对知识的直接占有。一方面直接占有劳动产品实现对知识的占有,另一方面通过劳动与机器的结合。“大规模的劳动丧失自己的体力,而技能则不是存在于工人身上,而是存在于机器中,存在于把人和机器科学地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发生作用的工厂里。”^{[12]287}掌握知识的劳动者直接参与社会生产,技能被转移到机器中并且非常隐蔽地完成了知识占有。因此,在资本高度嵌入知识生产全过程的数字技术时代,就是要破除涉身性知识的制度性占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充分利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知识资源的社会共享。一方面就是要揭露资本主导的知识共享的虚幻性、欺骗性,另一方面就是要用行动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下必须运用公有制的制度优势、网络治理优势打破知识垄断,达成知识共享,传递核心价值。

(二) 确认社会性知识真理化,防止知识表演幻象

互联网时代,知识生产与传播似乎都成为一道文化景观,从事知识生产和传播的主体也同样被“自带流量”。在资本驱动、市场需求、众人期待下,一场场讲座接踵而至,一个个论坛应接不暇,宣传、推送、付费、表演,煽情造势,直至尘埃落定。正如彼得·伯克所言:“讲座并不仅仅是讲话,同时也包括了表演的成分,反对的学者称之为‘面向顶层楼座’的表演。”^{[13]103}为达到表演效果,知识真理性被大大降低,情感的维度被过分夸大,甚至在某种情况下以牺牲知识的科学性、逻辑性、专业性换取表演的成功。经验性知识传授被作为“个性化风格”贩卖,社会性常识被包装成“高深莫测的秘诀”兜售,结果所有的知识专业门槛被打破,取而代之的只有付费门槛,社会性、专业性、真理性知识传授异化为知识剧本和知识表演。

显然,网络时代的思政教育需要知识资源的支撑,在知识表演的时代如何占住网络阵地,引领核心价值,发出时代强音则是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阵地、主渠道的思政教育需要直面的课题。坚持思政教育资源的思想性、理论性、专业性、真理性应该是推进网络思政教育的原则底线。一方面高校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思政理论课是价值引领、铸魂育人的主阵地、主渠道,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专业是思政教育的科学性、专业性支撑力量。“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已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已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14]9}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坚守专业性、科学性,就是要坚持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在网络思政教育中传导主流意识形态,直面各种错误观点和思潮。对于浮躁社会的各种丑陋现象和网络平台的各种知识表演,要敢于发声、善于亮剑,彰显思想政治教育背后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理论魅力和思想伟力。

(三) 实现真理性知识价值化,防止知识悬置幻象

知识真理性蕴含着实践基础之上绝对性与相对性统一的辩证关系,智能时代的知识生产、知识传播方式以及由此而生的知识效用、知识价值已经具有知识时代的特质。知识是价值的载体,价值是知识的归宿。赋予真理以价值,真理便有了灵魂,有了方向。“‘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15]406}作

为一个哲学范畴,知识价值也在不断深化的实践基础上,型塑了主客体之间相互建构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关系。然而,知识付费背后的利益驱动、平台推广、人为介入以及差异化的个体偏好、甄别选择,也消解了知识真理唯一性的可能。同时,前文述及的“匮乏性焦虑”与“珍视性焦虑”所形成的巨大情感空间却未能给真理留有余地。资本主导的知识市场里,权威性的象征意义、绝对性的虚幻逻辑、智能化的技术形态都为市场交换的知识价值提供了基础和前提。换言之,知识付费后心灵的慰藉无关科学,更无须真理。因而,这种缺乏真理性知识支撑的价值只能漂浮、脱落,缺乏价值依归的真理也只能悬置、无根。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新时代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就要把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思政教育要坚持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统一,用真理承载价值,用价值涵养真理,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的时代青年。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价值性,确认马克思主义占住真理制高点和道义制高点的科学思想伟力。在知识真理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教育实践中彰显思想情怀和历史担当。二是净化网络空间和知识市场。在知识付费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要警惕知识过度商品化、资本化、符号化倾向,防止知识漂浮、知识无根和知识悬置,推进知识资源的社会化生产和无差别化共享,确认知识在个体完善、社会发展以及人类进步中的积极意义和重大价值。

三、实现知识共享:推进网络思政教育的实践路径

知识付费背景下,应对互联网条件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挑战,就是要直面知识市场的实时动态,及时占领意识形态的主阵地,主动作为、善于作为,破除知识共享的藩篱,致力于打造网络思政资源的共享平台,形成整体效应,使得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共享从可能走向现实,从知识共享走向价值共生。

(一) 建设思政教育信息集成与思政课教学诊断网络资源共享平台

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基础的思政教育资源

信息是高校思政教育教学规范化建设的前提,也是收集、分析专业数据,把握学生思想动态的基本环节。具体而言,一是汇集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声誉、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果等基础信息。二是汇集思政教育师资队伍学历结构、高校思政教育师生比例关系、思政教育师资培训进修信息等数据资源。既注重对思政教育教学基本信息的收集、整理,又关注对不同性质高校、不同专业方向、不同研究成果以及不同层次师资整体数据分布的比较分析和综合研判,遵循客观、实用、有效的原则,及时更新数据信息,实现可查询、可跟踪,推进基础信息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建设。

资源信息共享平台不仅仅是一项静态的数据收集工作,更是一项提供动态监测、个性化定制、差异化指导的诊断平台。故此,本着可操作性原则,充分发挥大数据时代信息收集、数据发布和统计监测的优势,打造同城范围内高校“三全育人”和思政理论课教育教学实用性诊断平台,以问题为导向,实现有针对性的个别指导。在集中领导、分工合作、优势互补、协同创新的原则下,提升思政教育教学实效性,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话语权。

(二) 打造思政教育理论与实践教学线上资源互济平台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理论研究活动与社会实践过程。新时代思政教育就是要坚持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中,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理论的魅力在于直指现实、解决问题,揭示真理、指导实践,相反,“理论一旦脱离了实践,就会成为僵化的教条,失去活力和生命力”^{[16]65}。一是围绕新时代重大思想、重要理论和重点问题,聚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成果,实现数据实时更新。二是围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打造社会实践活动一体化推进和实践教学基地同城共享信息平台,实现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三是围绕提高思政理论课教学质量和水平,打造思政课教师网络集体备课信息平台等。总之,在注重顶层设计、结合高校探索的基础上,以便捷的技术工具、有效的研讨平台、即时的互动媒介、强大的线下支持为核心竞争力,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教学资源共建共享,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

(三) 共建同城思政教育经验反馈与典型示范 线上线下交流平台

为确保思政教育教学资源平台信息资源获取的科学性、信息建设的指导性,需要各高校、各部门的及时沟通和信息共享。为此,定期开展思政教育资源同城共享调查研究,实时跟踪高校思政教育教学动态,及时反馈共性问题并给予原则性指导。总结、推广好的做法、好的经验,在网络平台集中推送,力争在资源供给、信息共享方面推进服务型经验反馈平台建设。

同时,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离不开一大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努力与探索,特别是优秀名师的引领和示范。稳步推进“大思政课”建设,打造“三全”育人格局,整合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名师资源,重点建设集名师在线、数据共享、开放交流、典型示范为一体的思政教育资源开放性、多元化线上共享平台。

四、结语

知识社会的知识生产在市场化大潮中的命运不仅仅在于知识本身的交换价值以及背后的付费行为,更在于知识在历经商品化、社会化的洗礼后,何以成为滋养人类不断前行的价值力量。互联网作为这一“惊险”跳跃的桥梁,在承载知识传授和价值生成的过程中,本文赞许在个体层面大力倡导知识产权保护学术努力,更期待并呼吁在社会层面,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层面直面知识生产、传播以至共享的限度,正视知识背后价值生成、引导以至塑造的隐忧。未来已来,探究知识付费背景下的网络思政教育议题正是这一关切的实践表达。本文立足互联网时代知识付费的情境,不断检视网络思政教育展开的现实挑战,主张在实践中占领网络意识形态主阵地,揭示知识付费背后的知识幻象,破除知识共享的藩篱,整体推进网络思政教育从知识共享走向价值共生。当然,这仅仅是面向未来的一次微不足道的探索,数智时代的知识传授、资源共享、价值共生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 [1] 卢春天,马溯川,孔芸.知识付费:特征、成因与影响[J].中国青年研究,2020(10):5-11,20.
- [2] 骆郁廷.思想政治教育引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 [3] ARENDT H. What is authority[M]//ARENDT H.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New York: Penguin Classics, 2006.
- [4] 景星维,吴满意.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理念[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9,35(12):143-148.
- [5] 刘擎.开放的象牙塔——知识市场与学院教育的良性互动[J].探索与争鸣,2019(7):12-15.
- [6] 张澍军.学科重要理论探索[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8] 习近平.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 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N].人民日报,2019-03-19(001).
- [9] 周志强.知识付费:拥抱“大对体”的欲望[J].探索与争鸣,2019(7):8-11.
- [10] 郭强.知识私有化的困境与出路[J].探索与争鸣,2019(7):32-34.
- [11] 赵敏.知识是如何被资本私有化的?——兼论中国创新型国家的建设[J].天府新论,2017(4):1-9.
- [1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13] 彼得·伯克.知识社会史(下卷):从《百科全书》到维基百科[M].汪一帆,赵博因,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
- [14]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1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编辑:程爱婕)